



简介

蘋洲书院位于永州市零陵区蘋洲之上。乾隆四年(1739年),由零陵人陆文焕父子创建。光绪十三年(1886年),湘军名将王德榜、席宝田重建,周崇傅为山长。近年第三次重建。它承载着零陵历史,也是永州乃至湖南近代教育的重要见证。2013年,抢修重建后的蘋洲书院重新对外开放。

吴茂盛

古人读书是非常讲究的。净手、焚香,甚者沐浴;灵净心性、了无尘秽;然后掩卷静读。

王羲之曾书,把酒时看剑,焚香夜读书。让我眼前总浮现这样的情景:夜深如水,月上纱窗,青灯黄卷,暗香浮动,心如古井,人若渊明,快哉乐哉!

此景虽好,但总觉得还缺了什么。

此刻,我眼前又浮现了另一个画面:小岛飘在江中,岛上有一书院。草木郁葱,夜来雨打芭蕉,一滴一声。

潇湘夜雨读书时。这画面里的书院,就是蘋洲书院。

“登白蘋兮骋望,与佳人期兮夕张。”(屈原《九歌·湘夫人》)蘋洲又名蘋岛、萍洲,坐落在永州市零陵区潇湘二水汇合处。永州多溪水河流,湖滨生长似蕙草的白蘋,蘋岛也不例外,白蘋青青,芳香四溢,蘋洲因此名扬遐迩。

在蘋岛上的蘋洲书院距今不到300年的历史,为何与岳麓、石鼓、城南书院并称湖湘四大书院?不必说在湖南,就是在零陵,蘋洲书院论历史不算最悠久,论规模也并非最宏大。零陵曾有过许多书院,宋代有东丘书院,明代有宗濂书院,清代有濂溪书院、群玉书院等。然而,只有蘋洲书院独具生命力,它仿佛白蘋一样生根发芽,野蛮生长。它从创建、重建、改制再到后来的重修,不断地改革创新,不断地发展壮大;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,也是永州乃至湖南近代教育的重要见证,更是永州文化无比重要的一张名片。

它的底气在哪里?

一

公元805年寒冬的一天,柳宗元携家带口一路南下,一贬再贬,终于到达永州。这个年少成名、才华横溢的柳河东,因贞贞革新失败,从礼部员外郎贬为邵州刺史,在赴任途中又贬为永州司马。

长安三万里,何时是归期?此刻,到达永州的柳司马望着荒芜的山川田野,又向北望了望长安,眼中荒芜,心里更是荒芜。半年后,母亲去世,又是沉重一击。

司马是哪门子官呢,在唐朝,司马是刺史手下的官,说白了就是一个毫不起眼打杂的官。一个字,闲。在这样的逆境里,在这样的折磨中,他无法自拔,但又不甘沉沦。

毕竟,他是柳河东,他还肩负着重振家族的重担,他还有梦想,他还想着有朝一日,他宏伟的施政方略会得以实现。在纠结和叹息中,在孤独与寂寞中,也只能寄情永州山水了。

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消沉一段时间后,这位行吟诗人,很快融入了这片热土,他在永州大地访民间之苦,叹民生之艰,抒胸中之感。

那时,蘋洲还没有书院。传说娥皇和女英二妃为寻舜帝在此落水遇难,人们为了纪念她们,在蘋洲修建了一座庙宇,名潇湘祠,后更名为湘口馆。一天,柳河东从愚溪草堂出发,划一叶扁舟,沿潇水顺流而下登上了蘋洲。远山如黛,静水深流,见浪涛一缓一急,蜿蜒而来,奔流而去,恰似一幅梦幻般的江流远景图,柳河东不禁感慨万端文思泉涌,写下名诗《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》:

九疑发倾奔,临源委萦回。
会合属空旷,泓澄停风雷。
高馆轩霞表,危楼临山隈。
兹辰始澄霁,纤云尽褰开。
天秋日正中,水碧无尘埃。
杳杳渔父吟,叫叫羈鸿哀。
境胜岂不豫,虑分固难裁。
升高欲自舒,弥使远念来。
归流驶且广,泛舟绝沿洄。

怎一个愁字了得!本想在仙境美景前得以释放愁绪,哪想到愁绪依然如江流般茫茫滔滔,千回百转。

柳河东还有一首山水诗《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》也是上蘋洲而作,“纠结良可解,纤郁亦已伸。高歌返故里,自罔非所欲”。诗人愁夜不眠,凌晨登石,盼望黎明,日出之后,始见禽鱼畅游,江水奔腾,潭深迂回,而江中小岛与远山呼应,此刻想起往事、故人、功业、省察心境。终于自得释然了。

永州十年,是柳宗元最困厄、最孤寂、最愤懑的十年。然而也正是这十年,真正造就了一代大家。他一生诗文浩浩577篇,最精彩的310多篇都是在永州写就。

毫无疑问,永州成就了柳宗元,柳宗元成就了永州。他真正把文化的种子种到了永州的山川河流之上,最重要的是种进了永州人的心田。

潇湘夜雨读书时



二

作为读书人的偶像,柳宗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永州学子士人。唐代湖广第一状元李邕,南宋特科状元乐雷发,来自同一个村——九疑山下宁远县湾井镇下灌村。两宋湖南进士908人,永州地区371人,占39.6%,以县考取进士人数来排名,前三甲都被永州地区占据,祁阳进士93名列第一,零陵进士73名第二,营道(今道县)进士63名第三,甚至创造过一届考取10名进士的科举奇迹。

作为柳宗元登临的土地,蘋洲也成为永州学子心中的圣地。据载,蘋洲可能旧有书院,但早已破败不堪,荒草稀疏。直至乾隆四年(1739年),一个叫陆文焕的零陵人,曾在江苏桃源(今泗阳)当过县令,他告老还乡后,在家乡建造府第,准备定居下来。一天,他和儿子陆日培登上蘋洲,被眼前奇丽的风光震撼,进士出身的陆文焕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读书之所,于是决定造福桑梓,倾其所有,修建蘋洲书院,招本邑士子入学。可是,琅琅的读书声只飘香了十几年,就戛然而止。某一天,山洪暴发,把院舍房屋冲毁得七零八落。

多少年过去了。光绪十一年(1885年),又一个零陵人出现了,这个人不是读书人,而是武举出身的武将,他叫王德榜。

王德榜是抗法名将,虽战功赫赫,地位显赫,但因胸无点墨屡让人嘲讽,苦不堪言。一次回乡暂居期间,他登蘋岛时突然茅塞顿开:我读书少,何不在此办学,让子孙和乡亲多读书,读好书呢?

于是尽散家财全力办学,但因财力有限,左右为难。焦头烂额之际,王德榜突然想到亲家席宝田,何不邀他?席宝田是大名鼎鼎的湘军猛将,也是零陵人。席宝田一听,抚掌大笑:妙哉!此乃千秋功业也。三个字:必须干!

两个行伍出身的粗人一拍即合,说干就干。

要办就办出特色,要办就办出档次!办书院没有好山长是不行的。请谁出任山长?这是个问题。

此时,王德榜和席宝田心照不宣想到了同一个人。谁?周崇傅。

周崇傅何许人也?牛人!乃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后裔。

周敦颐(1017—1073),道州人,又名周元皓,字茂

叔,原名周敦实,世称濂溪先生。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,更是杰出的教育家。

周子宦海沉浮三十年,一直把教育事业作为毕生的事业,在郴州任县令时,首倡办学,作《修学记》;到邵州任职建学馆,亲自主持开学典礼。而在他的故乡道州,“里中人言学,永、道间多亲炙其教”,担起了标杆之责。而他一篇千古奇文《爱莲说》,就更不用说了,莲香四海,纵横文坛。

后来,宋室南迁,文化中心南移,大批理学大儒进入湖南,建立书院,开坛授课。胡国安隐居衡山,创立碧泉书社,儿子胡宏继承父业,将碧泉书社扩建成碧泉书院。张栻建立城南书院,“朱张会讲”成为千年佳话……而很多弟子相继也修建了濂溪书院。周崇傅作为周子后人,进士出身,曾任翰林院编修,作为军需官随左宗棠进军天山南北,收复新疆、整饬盐纲。他饱读诗书、德高望重,功成名就后激流勇退,归隐家乡零陵。

重建濂溪书院,于周崇傅而言早有此意:发扬光大先祖周子的理学之光,周崇傅做梦都想。当王、席二位将军策马叩门拜访时,周崇傅在富家桥周家大院大开中门,盛情迎接;他不仅爽快应允,还邀约本邑士绅黎宜轩、何子安等人一起倾囊相助。

光绪十三年(1887年),蘋洲书院一经落成便通告八县考送生员入院讲习,每名生员均可获得生活津贴。为备科举考试,书院教学内容主要为攻读经史、研习时文。作为首任山长,周崇傅督学甚严,敦品励学,执教数年后,才德出群之人辈出。光绪十五年(1889年)湖南乡试,蘋洲书院有8人考取贡生,名动一时,传为佳话。自此,永州八县学子始有深造之所,文风亦为之振。

是的,正是因为许多像周崇傅这般不慕功名利禄,有出世之心、做人世之事的大儒们,才成就了蘋洲书院后来的兴盛。

清末民初,在废科举、兴学校的背景下,蘋洲书院改为蘋洲中学。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、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,著名中国文学史、思想史研究专家谭丕模,革命烈士蒋毓华、唐克、舒翼、唐鉴等曾求学于此。群星闪耀潇湘大地,蘋洲中学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。



三

30多年前,我曾求学于零陵西山。多少次,我寻访柳子踪迹;多少次,我流连霞客渡口;多少次,我登临蘋洲书院。多少次,我感叹着历史的厚重,呼吸着文化的气息,惊叹着潇湘二水的深情相拥。

上次,我是陪着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2023中国(永州)山水散文节的一行文学大咖上岛的。我们从柳子街下老码头黄叶古渡,登上一条小邮轮,沿潇水顺流而下,北行大约4公里水路,不到七八分钟光景就到了蘋洲书院。

上得岛来,满眼青翠掩映着一簇黛瓦白墙,古色古香的仿古院落。抬头可见山门匾额书有“潇湘”,楹联刻着南朝柳恹《江南曲》中的名句:“洞庭有归客,潇湘逢故人。”此联乃当代著名书法家沈鹏所书,其笔风干枯,线条瘦硬,老辣奔放,自成一格。这是吟诵潇湘的优美诗句,昭示着书院与潇湘的相互润养以及深远的内涵。

我不禁想起岳麓书院的一副名联来,那是清末文豪王闿运所作:“吾道南来,原是濂溪一脉;大江东去,无非湘水余波。”从中可见,蘋洲书院与岳麓书院南北呼应,一衣带水,一脉相承,源远流长。

从学术的本源和流派来俯视,以三江借喻,潇水支脉濂溪喻道州周敦颐,湘水喻湖湘学,长江喻理学,意谓理学皆发祥于周子。湖湘文化精神的大端,脉络尽现。如今,我终于找到创建只有284年历史的蘋洲书院能成为湖湘四大书院的原因了。

望向正门,上面高悬“蘋洲书院”匾额,字体苍劲

有力,正大气象。两侧楹联“南风之熏兮草芊芊,妙有之音兮归清弦”,出自唐人小说所载张生梦舜抚琴的故事,彰显着舜文化对蘋洲书院的滋养。

进得门来,别有洞天,便是书法艺术长廊,名“永州印象”。这是当代书法碑林。石碑上的古诗词包括柳宗元的《江雪》,欧阳修的《咏零陵》等,都由当代书法家书写,再书刻到石碑上。这些石碑作品字体繁多,包括魏碑、楷书、行书、草书等,风格各异,气象万千。

天空还是千年的天空,潇湘还是唐宋的潇湘。重修的蘋洲书院依旧文风浩荡:祭祀、讲坛、教学。我们走在青石古砖铺就的路上,穿过迂回曲折的走廊,金桂仿佛依旧扑鼻,书声仿佛依旧琅琅。

此刻,烟雨中的蘋岛宛若清水芙蓉,又仿佛一个少女在一片轻轻摇曳的荷叶上翩翩起舞。北宋大画家宋迪画过一幅画,名叫《潇湘夜雨》,后来成了“潇湘八景”之首。风雨落在潇湘,每一滴都是诗情画意。只有这样的潇湘,才是独一无二的潇湘。这时的潇湘,不只是地理概念的潇湘,而是艺术的潇湘、文学的潇湘、哲学的潇湘。潇湘,甚至成为了美学的一种符号。

“潇湘文波连四海,就此能悟,道在两仪太极;萍岛秋月映万川,于斯便知,学须一理殊分”。当夜幕降临,我想起蘋洲书院这一名联时,似有所悟。就会想起萍洲春涨,风吹叶动,雨打芭蕉……我多想像古人一样沐浴更衣,着一身青衫,焚香悟道,手捧黄卷。潇湘夜雨读书时。

万里江畔陆逊城

张逸云

一

长江以浩荡之势出三峡,入荆江,朝南岸兀自耸立的马鞍山踢出一脚,江面画风突变,呈现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的恢宏气势。

水能创造历史,山能让历史生长出传奇。近在咫尺的铜鼓山,千百年默然站在长江水边。这座海拔不过百米的小山,像平卧的馒头一样走势平淡无奇,却堪称江南山丘的丰碑。

3500年前,一行人逶迤而行,过长江,登上铜鼓山,在此播种谷物,酿酒渔猎,烧陶铸鼎,开枝散叶,留下了目前湖南省乃至长江以南发现的一处时代最早、最具有商代文化盘龙城类型特征的商代早期遗址。

时光之履迈入三国,动荡的局势像万里大江一样汹涌澎湃。吴国辅国将军陆逊领兵溯流而上,在铜鼓山东北临大江的险要处筑起坚固城堡,与蜀军形成犄角之势,给虎视眈眈的曹军发出了强烈警示。三军对峙,谁都不敢轻举妄动,由此换来了难得的和平局面。用最低的成本,避免了一场血雨腥风,生灵涂炭的战乱,陆逊功不可没。后人为了纪念陆将军,把这座城池称作陆城。

时光荏苒,刀光剑影和鼓角铮鸣早已随江流远去。陆城从上古走来,历经风雨,已然成为长江中游令人瞩目的名胜古迹。站在铜鼓山顶,合险闭眼,凝神静气,透过喧嚣的江涛声,恍然听到了殷商人合力铸鼎的嘿呦。声声号子从山巅向四周扩散,连同滚滚江流,形成雄浑的交响。先祖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便有了陆城车马络绎不绝、商贸云集的繁盛与富裕,也造就群贤毕至、曲水流觞的风雅。

久远的历史和颇具特色的人文景观,成就了陆城的卓尔不凡。陆城自宋为临湘县县治,现属岳阳市云溪区。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,长达1110年之久。宋仁宗甚为偏爱,私幸此地。如诗如画的风景区入眼入心,他龙颜大悦,御笔亲题“陆城八景”,便有了“教广春水”“鱼梁晴霭”“马鞍落照”“嘉佑晚钟”“蕤湖夜月”“西湖莲芳”“杨林晚渡”“儒帆渔唱”的说法。

二

到陆城游历是有讲究的。你得把脚下的节奏慢下来,再慢下来,最好把心音调到静默,或以闲适和悠然的心情,徒步沧桑毕现的青石板,不知如沉浸染于古旧而鲜活的时光,透过墙头斑驳的老房子,瞬息就能回溯已成烟云的年代。抬眼朝远天看去,飞鸟当空掠过,叫声仿佛仍在讲述这座古镇前世今生。

行走在陆城街道巷弄,摇动轻巧的乌篷船,在时光的脉痕中自由自在地漫游,你会感触到每一波水纹写满了古意。老街零零落落铺着断石板,路边散落不同形状的小雕件,偶尔见着新楼房门口残损的石件,提示着这儿曾经的鼎盛和辉煌。战争的野蛮,撕碎了无数的血肉之躯,还把繁华一并掐没。

然而,陆城总以自己的节律,一刻不停地朝前行进,每一步走得不同寻常。古城倚长江,静观潮涨潮落,风云变幻。江边挺立一座巨大的石矶,如同一柄锋利的刀削,劈向汹涌的波涛,斩杀水中妖魔鬼怪。这座石矶为大矶头遗址,又名“寡妇矶”,建于清光绪五年(公元1880年),是长江流域至今唯一保存完整的古石矶,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有关矶石,有一段美丽悲壮传说。相传清朝年间,一位富商用船只运盐,行至此地时,忽遇狂风骤起,暴雨急至,船只如同一片落叶,忽而被巨浪托起,忽而坠入波谷,最终被喧嚣的漩涡吞噬。噩耗传到家乡,富商之妻悲痛万分。不久,她变卖家产,请来劳工和工匠,日夜劳作,将岸边矶头参差不齐的石头修整平直,以降低水流速度,方便过往船只航行。一矶锁江,镇风平浪,保一方平安。

到陆城旅游,铜鼓山注定是绕不开的。这座小山丘上,发现了商代遗址和西周古墓群,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青铜鼎、二级文物青铜觚等,散发着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光芒。考古界曾经以为,商代青铜文明不过长江。而该遗址的发现,对研究文化向长江以南的传播有重要的意义。铜鼓山遗址与大矶头遗址同批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水能创造世界,也能改变世界。聊陆城,得先聊水,才算把握了根本。陆城依水而生,域内河道纵横,水网密布,湖泊星罗棋布,构成色彩斑斓、风景如画的水域泽国绚丽图景。

有人说,长江是陆城之魂,那么,白泥湖可视为陆城的五脏六腑。

这颗镶嵌在东洞庭湖鸟类生态廊道的璀璨明珠,岸线长达38.5千米,水域面积870多公顷。湖面与丘岗相间,“九曲八弯”,聚集了丰富的旅游资源,以“莲花争艳”“菱角荡舟”“鸬影摇风”“睡莲梳妆”著称,景观四季分明。

莺飞草长的春天,湖中水草丰美,绿丘连绵。夏天来了,荷花如火如荼,衬托着荡漾的碧波,形成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动人画面。每当秋光烂漫、瓜果飘香的季节,虾肥蟹黄,晚归的渔歌回荡在山水之间。国家地理标志性农产品——白泥湖大螃蟹,成为美食家们的首选。当地政府推出白泥湖螃蟹文化旅游节套餐,引来了八方游客,把陆城旅游文化活动策划推向了高潮。白泥湖的冬天,湖面和山丘铺满积雪,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。成千上万只天鹅,一路风尘仆仆,从西伯利亚辗转到此觅食越冬。天鹅翩翩起舞,欢快的叫声此起彼伏,与远近的湖水山峦融为一体。

山是凝固的历史;水是流淌的时光。

一方山水,见宏大,见光芒,见人间天地气象。



陆城全貌。

曾维平 摄